

福建民间故事

第六集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福建民間故事

第六集

福建人民出版社編輯部編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福建民間故事

第六集

插图：林俊龙

*

福建人民出版社編輯、出版

(福州河东路得貴巷18号)

福建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001号

福州第六印刷厂印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

*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張1 7/8 字数38,000

1960年8月第1版 1960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8,200册

統一書号：T10194·69

定 价：一角九分



出版者的話

本省的民間文學是極為豐富多采的，其中有不少優美生動的
故事、傳說在群眾中長年地傳誦着；我們編輯、出版“福建民間故事”
的目的，除了保存這一部分民族文化遺產以外，同時也為讀者提供一
部分有益的讀物。

今後，“福建民間故事”將繼續出版下去；要把這套書編好，有
賴於本省各地作者的深入發掘，把其中優秀的故事、傳說整理出來寄
給我們。只有這樣，這套書才能不斷地提高質量，更好地滿足讀者的
需要。

我們迫切地期待着來自各方面的支持和幫助。

一九六〇年二月

目 录

兩尊石象	林 影整理 (1)
望夫灘	蔡秉乾、周邦林整理 (6)
勇郎和花姐	李乡澍整理 (11)
葛八郎	刘炎培整理 (16)
中丞岩	李乡澍整理 (18)
三媳妇当家	苏 醒整理 (23)
金鷄嶺	舟 枯、青新整理 (25)
開天門	华 林整理 (30)
勤儉匾	佚 名整理 (32)
學本領	黃振益整理 (33)
割鱗肝	子 明整理 (34)
搗鼓拉太陽	华 林整理 (38)
地主與長工	陈理和整理 (39)
“光餅”和“征东餅”	翁春雪整理 (42)
棍打玉親	馬志峯整理 (51)
天官鏢	东 牙、丁 采整理 (53)

兩尊石象

林 影 整理

閩東的北山頂上，有兩尊石象。這石象相依相偎，還眼睜睜地望着山下；所以會這樣，傳說有这么一段來歷：

很古很古的時候，北山一帶是一個偏僻的小山村。這個村一年到头都是靜悄悄的，沒有什麼人來往。人們叫這個村子為“靜山村”。

靜山村的東邊，住着金老漢夫婦。這對夫婦都是年已半百的人了，唯有一個女兒，年方十七，名叫金姐。

金姐是個什麼樣的人呢？

人們都說夜鶯的歌聲能打動人心，可是金姐唱起歌來比夜鶯還要動聽；人們都說牡丹是世界上最美麗的花，而金姐比起牡丹還要美上十倍。

金姐的美麗震動了整個的山村、山城，遠近的青年小伙子都爭着來看金姐；這麼一來，荒山野嶺變成了通衢大道，金姐家門前的階石也矮了三寸。青年們坐在金姐坐過的地方就覺得舒服，小伙子順着金姐走過的足跡走過也覺得爽快。

一天，山城大財主的兒子，騎着高頭大馬到金家求婚，還帶來了許多金銀財寶，珍珠玉璧和綢緞紗縐……

金姐的爹娘望着這一長串的禮物就慌了，忙把他們迎到屋內，叫出金姐。

金姐看了一眼财主的儿子，就气愤地说：

金银财宝我不爱，

珍珠玉璧我不戴，

绸缎纱罗我不穿，

财主家门我不走。

说完，金姐转身就走进里屋去了。

金姐的爹娘没有办法，左说右说，才把财主的儿子送走了。

平日里，金姐在北山上牧羊，嘴里的山歌没有停过，惊动了在田里做活的佃户春哥。春哥吹得一口好笛子，只要金姐有唱山歌，他就吹笛子伴和；这么日长月久，一唱一和，两人感情就深了：金姐爱春哥勤劳朴实，春哥爱金姐美丽善良。……

一天，是三月初三，春哥穿着一身补钉迭补钉的衣裳，脚穿一双烂草鞋，背上插着一把笛子，跟金姐欢欢喜喜地到她家去。谁知，金姐的爹娘把春哥拦在门外，大声地说：

“佃户要做我家的女婿，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。”

金姐痴痴地紧挨在春哥的身旁，眼泪扑簌扑簌地流下来。

“贱丫头！佃户的老婆，休想进我的家门。”金姐的爹娘高声地骂道，把门“碰”地一声就关上了。

金姐的眼泪往肚里流，她什么也不说，拉着春哥的手，头也不回地往北山走去，以后两人就成了亲。

金姐和春哥成亲的消息，传遍了整个山村和山城。大财主的儿子急得在家里团团转了几天。最后，他使出恶毒的手段，把春哥种的田地收了回来。

春哥是好汉，一句求情的话也不说，拿起斧头就往山里

跑，以后就靠卖柴度日。金姐也是好样的，日夜不停地織布。没多久，家里的柴和布堆得象座小山，小俩口的日子反而越过越好。

这一下，大财主的儿子气得象一只当头挨了一棍的疯狗暴跳起来，带着一群家丁和狗腿子抢走了金姐，又放一把火烧了春哥的茅屋。

金姐被抢到大财主的家里，大财主的儿子日逼夜迫地要她答应成亲的事。金姐恨透了，终于在一个晚上咬断了他的一个手指头。财主的儿子大跳大叫，把金姐关进了黑牢房里。

尽管黑牢房的門上了三重鎖，但它只能鎖住金姐的身，却鎖不住金姐的心。金姐日日夜夜地想着春哥，而关于春哥的消息一点也听不到，她哭得象泪人一样。

一天晚上，忽然从远处传来一陣笛子哀怨的声音：这笛声金姐是多么熟悉呵！她扑向窗口，望着北山，但一片黑暗和山梁挡住了她的眼睛，什么也看不到！而这时，笛子的声音一陣比一陣高昂，只有金姐才听得懂它的意思：

吹起笛子呀，滿山飄揚！

月光亮亮呀，想起金姐！

笛子問声月亮姑姑，

您可知道金姐在哪方？

.....

金姐一边听着一边用力地搖着鉄窗檻，声音都喊哑了。

一夜又一夜地过去了，笛声也越来越低沉和慘切；金姐日日夜夜地站在窗前，眼睛一刻沒有离开过北山。可是，那无情的黑暗和山梁，仍然隔断了金姐的視線！



山上的花开了又谢，天上的月亮圆了又缺；可是呵，金姐的眼睛凹下去了，头发变白了，她仍然听不到半点关于春哥的消息！

金姐在苦思苦盼中，日子又到了三月初三。这一夜，狂风暴雨，雷电交集，金姐仍旧双手攀着铁窗槛，一动不动地站在窗前。这日子多难熬呵！什么时候能出头呢！金姐正想着，忽然，

“隆”地一声，黑牢房四周的牆壁倒了下來。這時，金姐不知從那兒來的力量，在土堆里掙脫了出來。她沖過了暴雨，沖過了雷電，在荊棘和亂石的道路上飛奔，跌倒了又爬起來，不顧一切地向北山跑去。……

沒多久，突然一陣一陣的吶喊聲從四周傳來。金姐回過頭一看，成串的火把正迅速地向她的方向移過來。金姐一邊喊着春哥的名字，一邊連滾帶爬地向北山跑去。而這時，吶喊聲越來越近，大財主的兒子帶着一群家丁、狗腿子，已經翻過了一道一道的山梁，把北山團團地圍住了！

金姐爬呀，爬呀，終於爬上了北山。在閃電中，她看見一尊黑影癱倒在榕樹底下，手中還緊緊地握着一把笛子。金姐不顧一切地撲了過去。……而正在這時候，天地間頓時發出一聲巨響，北山急速地陷落了下去，岩石象雨點似的向四周飛去，砸死了大財主的兒子，也砸死了家丁和狗腿子；他們的尸首橫七豎八地躺在山上。

接着，雨過云散，北山上立時出現了兩尊石象。這石象相依相偎着，還眼睜睜地望着山下。……

望 夫 離

蔡秉乾、周邦林 整理

古时候，閩南有个秀丽的小島。島的西南有一个繁华的集鎮；島的东南有一个贫穷的漁村。地霸的房屋都建筑在集鎮里。漁村里尽是一片低矮、残破的房屋，住在这里的人，都是一些心地善良、祖祖輩輩受苦受难、挨餓挨冻的漁民。

村南海边住着一对年青的夫妇。男的是一个身强力壮的打漁能手，为人忠誠、老实，待人和气、热情，名叫吳大興。女的叫紀娥，終日勤操家务，对丈夫更是万分敬愛，和邻居寡婦吳大嫂亲如姐妹。她非常疼爱吳大嫂的那个唯一的六岁小孩——小宝，宁愿自己少吃，也要挤出一些来周济他們。

六月的漁村是个淡月。但为了生活和交租稅，漁民們还得天天下海。

一天，大興带着愁悶的心情撒下最后一网，他小心翼翼地拉起沉重的漁网一看：啊！是一条大红鯉！他乐洋洋地将它抱起，准备放进漁仓，只見紅鯉双眼涌出泪珠，哭着哀求道：

“放我回去吧！你有什么条件，或什么要求，我都可以答应！”心地善良的大興叹了一口气說：“受穷的漁家那有什么要求！我們漁民，只望能吃頓飽飯就行了。而且我要放你也不是为了

报答，那还有什么条件可說呢。”說完，他把捧着的紅鯉輕輕地放下海去，又捕起魚来了。說也怪，这以后撒下的网，网网都是他平生少見的丰收网，其他的漁民也都是这样。

从此，无论淡季或是平时，漁民們都是天天滿載而归，除付給船稅外，够吃有余了。

再說那地霸，見漁民們生活提高，就紅了眼，带着家丁前来漁村收稅。他收了旧的船租网稅不說，还要稅上加稅，指天划地，硬把海說成是他祖宗十八代留給他的遗产。漁民們气炸了，老的围着要評理，青年的磨拳擦掌要和他拼。地霸看势头不对，只好带着討好的口气，笑着說：“好了！好了！你們大家何必生气，这是我随便跟大家开开玩笑！”說完，象狗一样，夹着尾巴就溜了。

其实，地霸那肯甘休，为了騎在漁民們的头上，他日夜都在动腦筋，到隔年的三月，他终于想出了一条自己认为最好的“妙計”。

三月的一天晚上，突然一队凶恶的官兵来到漁村，挨戶打門地乱抓人，将一些年富力壯的漁民全綁起来推在一堆，随即传令道：“今天奉了知府命令，前来捉拿抗稅謀反的乱民就地正法！”年老的漁民們都哭鬧起来，人也越围越多了。正当官兵推着年青人往海滩要砍头的时候，一个瘦猴似的人喊声“住手”，从人群中挤了出来，走到軍官面前哀求道：“官老爷，可怜可怜吧，他們都是年輕力壯的小伙子，你要是杀了他們，要叫誰出海呢，让我來說情吧！”漁民們一看，这个“說情的人”，正是大家痛恨的恶霸！軍官摆着一张凶恶的面孔，大声說道：“要說情，那行，只要每戶拿出十两銀子办手续。”这

时地霸轉过身来，向漁民們說：“乡亲们，事到如今，只有这个办法了。你們回家各拿十两銀子来贖人吧！”为了救自己的亲人，漁民們只得回家把平时积累起来的錢全拿出来，有的不够十两，只得向地霸立字据借高利貸。此后，官府就規定每月每人要納“人头稅”、“良民稅”等，不交就杀头。不知有多少漁民因納不起捐稅被惨杀了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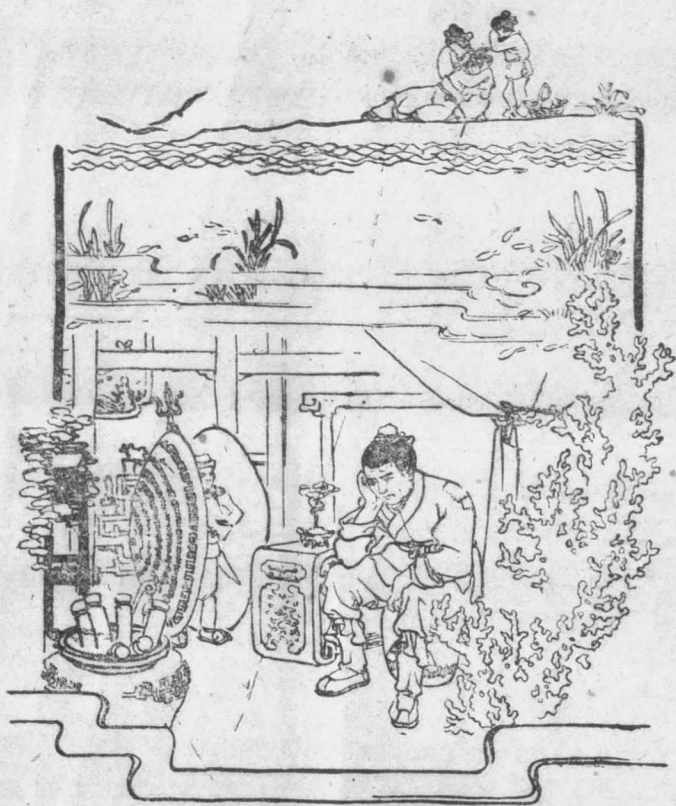
四月的一个早晨，滿天烏云，天黑地暗，漁民們为了交租納稅，为了維持家庭生活，仍然冒险出海去。他們的亲人哭哭啼啼，心都要碎了。果不出所料，漁民們出海不久，海上就起了狂風暴雨，漁船被打得粉碎。

却說那只紅鯉，原来是五通龙王的女儿。那天出宮游玩遇难被救后，因感大兴豪爽，回宮后由敬而爱，日子一久，竟忧郁成病。这天她見海上起了風浪，立即命令蚌群协助赶魚去救大兴。

吳大兴遇难后，墮入海底，早已不省人事，被蚌群发现救到龙宮交給了龙王。龙王素知大兴勤劳誠实，又是搭救他女儿的恩人，况且女儿为他染了相思病，就决心招大兴为駙馬。

吳大兴被救醒后，因不答应招贅做駙馬，被龙王軟禁在外宮。他日夜不安，常常隱隱約約地听到被風浪刮断了的女人的哭声；原来，心碎了的紀娥，天天来到沙滩上哭泣，吳大嫂劝她也劝不住，反而两人抱头痛哭起来。……听了这哭声，大兴更加思念起紀娥来。

刺骨的寒風刮裂了紀娥的皮肤，劈面的暴雨洗退了她的紅



顏。紀娥長年累月地在海灘上哭呀，哭呀，她的眼淚把海沙濕透了，把礁石滴穿了，青天藍海，在她眼里已經變成灰色了。五十年的悲愁，使紀娥變成一個白髮斑斑、又聾又瞎的老太婆了。

再說公主自從染成相思病後，三餐難食，玉容消瘦。有

一天，宮娥前來稟報：“大王救了一位名叫吳大興的打漁漢子……”未等宮娥說完，她忙問：“真的嗎？現在哪里？”宮娥一說，公主立即令她退下，自己跑到外宮見了救命恩人吳大興，致謝一番，並傾吐了內心的隱情，但吳大興却再三地拒絕了。

海底歲月長，公主等待多年，見大興的心不變，加上又日夜地聽到紀娥的哭聲，終于被他倆那堅貞不移的愛情所感動，就改變原意，把隨身的無價之寶——避水珠贈送給大興，放他回家。

大興帶着避水珠朝小島的長堤走來，登上青石長堤，見沙灘上有一個老太婆哭得非常淒切。他走近前去，叫不應、問不答，只顧着哭；慢慢地，從她那沙啞的哭聲中，大興才知她就是自己的妻子紀娥。他忙取出避水珠塞進她的口中；立時，紀娥的頭髮黑了，耳朵靈了，眼睛也明了。他倆和五十年前一樣年青，重新過着美滿的日子。……

以後，這個故事傳開了。這個沙灘從此也就有了它的名字——“望夫灘”。

勇 郎 和 花 姐

李乡岗 整理

津野溪淙淙地流着。那清清的溪水从山谷里奔驰而下，到了村东头便缓缓地流入那广阔的田野。不论干旱还是暴洪，这里的庄稼总能得到丰收。因此，这里的人们，总经常唱着这样的歌谣：

淙淙溪水向东流，
津野举目望丰收，
勇郎花姐英名在，
为了穷人治溪流。

这歌谣流传很久很久了，歌颂的勇郎和花姐，至今在村东溪旁还并列着两块石象。原来，这里流传着一段动人的故事。

这个村里，从前有个青年叫勇郎，他一家都被地主害死了，只剩下他一个人生活着。整年，他在土里生、山里长，在山上开荒种些番薯，砍些柴草，从小就恨透地主，恨透这旧世道。他很坚强，也肯帮助穷人家，见到不平的事，便见义勇为。如果地主逼租迫债，欺男辱女，他一知道，就要出来说道理，帮助穷人，打尽村里的不平。他体格魁梧，浑身力气，那些地主的家丁，一推就被他推倒几十步，所以，他们一听勇郎来了，都不敢惹，没命地跑走。而地主，就感到他是眼中钉，可总没有办法治服他。听说，勇郎还有一身好武艺，打猎

射箭是邻近数十里的第一手。因此，地主恨他，但心里也有些怕他。

这个村子很大，可是地主却只有两家姓林的，他们是胞兄弟，村前村后，田连阡陌，全是属于他们的。村里的农民，没有一个没有租他们的地，欠他们的债。这两个地主兄弟名字人家不懂，大家总叫大的是“大虎头”、小的是“小虎尾”。因此，他们的父亲，就被叫做“虎头尾”。勇郎的父亲和兄弟，全被“虎头尾”害死。现在，这老虎虽然死了，但是勇郎对这两头骑在泮野村穷苦农民头上的小老虎，仍然是恨透的。

一天，一个穷家的农民女儿来到溪边漂纱。她家里只有一个母亲，母女二人全靠漂纱、织布和绣花过日子。因为这女孩子手艺好，绣的花娇艳新颖，谁都说她的针线好，都很钦佩她的能巧，久了，人家都叫她花姐。这天花姐正在漂纱，清清的溪水，平静得象一面镜子，把花姐的全身倒影在水面，阳光明媚，照得格外标致，真象一朵花啊！清清的溪水，漂白了只又一只的棉纱，越漂越白，而花姐的双手也越漂越勤快。

已经快近晌午了，花姐正漂着最后一只纱，准备挑回家去。冤家路窄，却碰到了地主小虎尾从溪边经过，他那满目淫光，一见花姐，唾液就流了三尺长，赶紧跑到花姐身边，便动手动脚地调戏起来了。花姐坚决反抗，小虎尾眯着三角眼，似笑非笑地指着花姐的头，说：

“这溪是我老虎的，你不跟我說好，竟这样蛮横地在这里漂纱，哈哈，这里的水弄脏了，你要赔！”

“赔什么？水是山上流下的，那里有写上你的名字？”

“有字上白纸，这里的田地是我的，树林是我的，山水是